

生活百味

苍蝇馆子



老酒

馋精,十八只眼睛。老酒逛街,经常十八只眼睛搜寻:哪里有传统美食的地方,可以坐坐吃吃。今天转到长兴街果品批发市场,发现里面有家饭店,很像老早的馆子店,就进去吃晚饭了。

店堂布置,浓浓的沙地风味。店中央一条横幅:娘舅娘舅,吃酒像漏斗。东墙几条启东俚语:滴熟老番瓜;鸡皮不搭鸭皮;嚼不断的菠菜根……大圆台、小方桌、纺纱凳。

老酒看了看菜品,都是本地土菜,很对胃口。红烧边丝条、花生米各拿一盘,又点了一份炒青蚕豆。准备要一瓶黄酒时,看到“老白酒、麦饭、醋冷水免费”的友情提醒,就到酒坛里吊了两吊子老白酒,搪瓷杯里正好一杯。坐到10号桌,浅斟慢饮。

邻桌是两个上海老哥。老酒伸长脖子,看看他们吃什么菜。原来是生炆红芒子、茭菰红烧肉、青椒炒大肠、荠菜粉丝汤。

他们起身要走的时候,老酒过去敬一支烟,问:“你们怎么找到这里吃饭的呢?”老哥回答:“阿拉来启东钓鱼,正好刷到这家苍蝇馆子,就找了来。滋味真不错。”

店主老黄看见了,过来跟老酒聊聊。他说,这里做的菜大多是家常菜,比较便宜,也比较入味。小年轻不想吃外卖的,喜欢来坐坐;上了年纪怀旧的,喜欢来坐坐;亲朋好友小聚,也喜欢来坐坐。顾客大多是本地的回头客。老酒笑着回话:“我是第一次来,以后还要过来坐坐的。”

老酒又吊了两吊子老白酒,但实在不好意思第三次去舀酒。比老酒晚来的五六桌人都吃好离席了,老酒总不能从潮涨吃到潮落吧?

那位爱喝老白酒的,下次一起去这家馆子店,老酒请客。



彭常青

当千年非遗火技在狼山夜空绽放出橘色焰光,我看见文明的火种在当代匠人雷波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名来自中原腹地的非遗火系代表性传承人在狼山新春首届灯会上,以0.3秒间隔的精准火舌,将人类突破自我的永恒命题镌刻在苍穹之上。每分钟182次的喷火频率,不仅是技艺的极限挑战,更是文明传承者向星辰大海抛出的时代宣言。

在传统技艺面临冲击的当下,雷波的创新之路如同敦煌壁画中飞天手持的莲花,既保持古典韵味,又绽放时代光彩。他将烈焰化作文明的笔墨,在星空的宣纸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《蒙娜丽莎》。这种



达·芬奇式近乎偏执的精益求精,让古老火技在文明图谱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系。

在飞溅的火星中,我看见人类文明演进的密码。王羲之池水尽墨的执着、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的淬炼,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:真正的传承不是博物馆式的标本保存,而是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裂变新生。雷波用烈焰撕开的不仅是夜空的帷幕,更是传统技艺的舒适圈。当火焰刺破黑暗,我们

看到的不仅是视觉的盛宴,更是文明基因在突破边界时迸发的璀璨光芒。

站在狼山之巅眺望,灯火与星光交融。雷波的火焰不仅照亮了夜空,更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种。当敬畏传统的虔诚与突破边界的勇气在文明坩埚中融合,每个平凡个体都能成为文明长卷的执笔者,用生命的热度描绘属于这个时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或许,这就是非遗传承最动人的模样。

再见,报刊亭

散步,看见路边的报刊亭。先是惊喜,如今还有报刊亭真是难得;走近一看,那模样怕是早已废弃,有些怅然若失。

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报刊亭不经意间就慢慢地落寞、消失了。然而,陪着我们长大、变老的报刊亭,收藏着我的青春和记忆,还有无数个相随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年轻的时候,收入有限,每年订、买报刊的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学校大门对面有一家报刊亭,我经常没课的时候就去蹭报纸

看。光看不买,次数多了,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亭子的主人并不怪罪,也许都是爱书的人,有惺惺相惜之情吧。当年的学校已搬迁,学校门前的报刊亭也早就不在了,但是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微小的善良和温情,都不会被遗忘。

在纸质时代,小小的报刊亭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求,传播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讯息,也传递着日常生活的一份温情。它们是迷人的城市风景,也是我心灵的一处精神花园。报刊亭,真的舍不得跟你说再见!

割芦苇

是个重体力活,人吃力不算,手脚还易割破。为此,有的人家干脆任其自生自灭,有的则将其付之一炬。而恋旧的我平时有烧土灶的习惯,因而每年收割芦苇雷打不动,但人累得散了架似的。

贤惠能干的妻子经过观察琢磨,今年将芦苇收割的时间延迟到几个月后的开春之后。她言辞凿凿:放在秋冬收割,泡在水里的芦苇粗壮叶茂水分多,因而吃力。而开春之后,经过风吹雨打的芦苇水分蒸发,叶片芦花早已吹落,剩下的几乎是光秃秃的茎秆,收割轻而易举。妻子还教会我一个办法,就是割芦苇时边割边



往下掀,这样芦苇瞬间折断,省时省力。

“嚓嚓”声、“啪啪”声仿佛是一曲美妙的音乐,令我俩你追我赶。过去割50米长的芦苇要花上一天时间,现在只用两个小时就收割完,捆好运回家置到了柴火堆里。业精于勤,行成于思。从妻子收割芦苇的窍门中,我找到了这句话的真谛。

乐活人生

花心



李爱婷

春冷冻死老牛的天气,陪娃在公园儿童区“上蹿下跳”。看到坡头有梅,围着赏梅的游客也挺多,香气一阵一阵随着寒风飘过来,幽幽地勾人;不远处,篮球场上,大小伙在奋力打球,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景图。

走向土坡,梅花近在眼前,掏出手机拍上几张,梅花粉艳艳的,包裹在薄薄花瓣里纤细白嫩的花蕊犹如“万箭齐发”,非常有活力。想起周华健的那首《花心》:“花的心藏在蕊中,空把花期都错过……”

梅花让初春远离了萧瑟,梅花火烫的颜色、繁茂的朵儿和特有的幽香也在激发着人们的积极性。



各有优势



雨娃

我们几个老朋友聚会。吃完饭,大家又去KTV唱歌。

大梦喜欢唱歌,但她嗓子和我不一样,属于低不下去就读、高不上去就喊的那种。因为大家都是老熟人,大梦也彻底放飞自我,当了一晚上的“麦霸”。谁唱歌她就跟着一起唱。特别是到了高音部分,别人唱不上去时,大梦就算扯着嗓子喊也要坚持飙高音。一晚上下来,我耳朵遭老罪了。

大家唱完回去的路上,都在议论谁唱得好听、谁唱得有感情。大梦老公突然来了一句:“我家大梦唱歌也有优势。她再怎么喊,第二天嗓子也不哑。”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